

# 两个饲养员

歌 剧



山东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飼養員彭老庆被选为五好社員，与他一起工作的魏树元却不同意。后来在彭老庆一系列的模范行动面前，魏树元终于转变了看法，决心向彭老庆学习。本剧塑造了一个热爱集体关心群众的好飼養員。

本剧短小精悍，配有曲譜，可供农村演出。



舞台設計图

賀 曲設計

時間 一九六三年夏末。

地點 村頭的場院。

人物 彭老庆 五十岁，生产队饲养員。

老庆妻 四十六岁。

魏树元 三十八岁，生产队饲养員。

魏 妻 三十六岁。

李世常 三十六岁，生产队长。

保健員 二十岁。

彭貴生与社員一人。

布景 舞台的左前方有一栋小場屋，屋外放着杈子、扫帚。場屋的右边是一个打谷場，場上晾着喂牲口的干草。場屋的前面有一条通村内外的小路。向舞台左侧望去，可以看見田間茂盛的秋禾。再沿小路望去，隱約可見一座小桥。

〔幕启时，魏树元在音乐声中，从一个拆开的草垛上向场中翻着草。

〔魏妻挎着个篮子上。

魏 妻 嗨呀！（唱一曲）

旱了，东风不下雨，  
涝了，西风不晴天，  
自从入了六月半，  
漑漑啦啦下了十几天。

老母羊，带了羔，  
下雨不能往外牵。

我去给它拔篮草，（仰头望天）

哎哟！眼看乌云哎咳布满了天。

（白）嗨！今年真是，土地爷不在家，龙王爷当令啦。这半个来月就没晴过，整天价一个劲地下。今天总算放晴了，我好歹把家里的柴禾垛挑开晾上了。趁这个空儿，我下坡给羊拔篮草去。（又看看天）看

这个天吧，又要阴上来了！（轉臉看見魏樹元）魁他爹，你還沒翻完哪？

魏樹元 就我一个人干。

魏 妻 老庆叔呢？

魏樹元 他呀，拔草去了。

魏 妻 你为什么不拔草去？

魏樹元 拔草，那是个狗吃糖稀的活儿——拔多少算个完？这垛草我一晾开，可就算完成任务啦。嘿嘿……

魏 妻 那正好。我說，咱家里的柴禾垛我也挑开了，要是天再阴上来，你赶紧回家垛上，啊！

魏樹元 你怎么也要找这个天晾垛啊？

魏 妻 那柴禾淋得挺湿，不晾怎么烧？

魏樹元 （仰头看看天）你看这天，能保险嗎？又阴上来了！

魏 妻 你不就守在这里嗎？下了，你回家。

塚上就是了。

魏树元 我有几只手呀？这儿还有一摊子哪。

魏 妻 要不，給你籃子，你拔草去，我回家看着。

魏树元 我去拔草？这公家的飼草就不管了？

魏 妻 你呀，左說左有理，右說右有理，你不拔，俺拔去。

魏树元 你这会儿拔草干什么？

魏 妻 拔草喂羊呀。老母羊快下了，不能往外牵了。

魏树元 唉！羊快下了！——你看看你自己，还能再往外跑嗎？

魏 妻 （看看自己怀孕的身子）不要紧，俺不那么娇貴。（轉身就走）

魏树元 你小心点呀！

魏 妻 哎，（返身）要是下雨了，你快回去，院里繩上还晾着衣裳哪！

(下)

魏树元 (放下杈子，走到場屋前，坐在一个碌碡上) 这个天，下起来沒个头了。(抽出旱烟袋吸起烟来)

[李世常上。

李世常 (唱二曲)

昨晚上社員們开了一个会，  
彭老庆被选为五好社員。  
选五好为的是表揚好人，  
搞生产立标兵啊你追我赶哪。  
树元說有事儿未能参加，  
不知他对此事可有意見。  
树元他平日里眼光短浅，  
这事情最好是找他談談。  
(向魏树元) 都摊开了？

魏树元 啊，刚摊开。

李世常 (仰头望望天) 这个天呀，說不定还要下！



魏树元 今天可別再下了。

李世常 再下点也沒关系，常言說：有錢难买五月旱，六月連阴吃飽飯嘛。

魏树元 （旁白）哼！要下了，两头我顧哪一头呀！

李世常 树元哪，我是来問你个事的。

魏树元 什么事？

李世常 公社里要开五好社員代表大会，咱队里选了彭老庆为五好社員。昨天选举时你沒在場；可你两个人全是咱队的飼养員，你俩相互最了解，所以我再来跟你說說。你看老庆怎么样？

魏树元 （沉悶地）大伙都同意了嗎？

李世常 都同意了，一致通过。

魏树元 都同意了，还来問我干什么？（迟疑了一下）我要是不同意，显見俺俩又不和了。

李世常 呃！有啥說啥嘛，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見呀！

魏树元 算了，什么五好不五好的，我没有意見！

李世常 树元哪！（唱一曲）

大雁行空有領头，

社員生产有前后，

选出五好做榜样，

推动人人爭上游。

选五好，爭上游，

需要大家齐点头；

大家点头你摇头，

希望你能說根由。

魏树元 你真叫我說啊？

李世常 不叫你說，我还来找你干什么？

魏树元 真叫我說，我不同意！

李世常 为什么呢？

魏树元 还問为什么干啥？我就是不同意！

嘛！

李世常 那你得說出个理由来呀，你說出来，对老庆、对我们工作都是有好处的。

魏树元 不，我不說了。

李世常 看你这个人，怕啥？有啥就說嘛！

魏树元 （欲說又止；终于說了）他这个人呀，喜欢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李世常 能不能說得具体点呢？

魏树元 他呀！（唱二曲）

他是长虫戴草帽，  
人群里头爱挑个高，  
背地里戳人脊梁骨，  
就愿到领导面前买个好！

李世常 噢，这……（低头踱了两步）你是不是指的他上次批評你那个事？

魏树元 不，不！（忙搖手）別往私人身上扯。我刚才不愿意說，就是这个原

因——怕人家怀疑我抱个人成见。

李世常 树元哪，我说，上次老庆批评你是对的，你把牲口料扣了，他能不批评你，不向队里反映吗？在选举会上，大家都还提出这是他的个优点哩！

魏树元 （旁白）又提啦！提他的优点，也正是我的缺点！（忙红着脸争辩）队长，要这么說，那我同意，他是五好社员，标准的五好社员！我同意，同意！

〔二人沉默。〕

〔彭老庆背着一篮子青草上。〕

彭老庆 （唱三曲）

抽个空儿去拔青草，  
牲口吃了肯上膘，  
地头路边转一转，  
一会儿篮子就拔满了。

(放下籃子) 树元，看！一会儿就拔这一籃子。(見李世常也在)  
——哎，我說世常，这几天雨水太勤了，玉米地里的草长得好快，得赶快組織人拔草！(无意地捶捶腰)

魏树元 (旁白) 怎么样？一有机会，他总要露示露示，拔草他也要管！

李世常 (向彭老庆) 接受你这个建議，老庆叔。地里一能下去人，我們馬上就动手除草。——哎，老庆叔，你得准备下发言的材料啊，开会时你要講講的。

彭老庆 我說世常啊，你們再考虑考虑，还是选別人吧！

李世常 选誰呢？

彭老庆 (接唱三曲)

青年們劲头大能打头陣，  
选五好最好是选个青年人，

选他們要比我起的作用大，  
我愿做匹老馬紧相跟。

李世常 老庆叔，你是人老心紅啊！这可是大伙儿都通过的。

魏树元 （旁白）哼！我就沒通过！

李世常 老庆叔，你再和树元談談，再看看怎么把材料整理一下。（又向魏树元）树元哪，你和老庆叔談談怎么样？全面地考虑考虑，帮助帮助老庆叔！（魏树元低头不答，李世常拍拍他的肩）你們飼养組出了五好社員，这也是你們的光荣哩！

魏树元 （旁白）他越是五好，越显得我不好！

李世常 （向彭老庆）老庆叔，你們研究研究吧。我到地里看看去！（下）

彭老庆 （見魏树元低头不語）哎，树元呀，怎么耷拉着个头？来，咱們研究个

事。

魏树元 研究什么？（侧着脸看着彭老庆）

彭老庆 研究下咱西头的那个牲口棚。

魏树元 牲口棚怎么啦？

彭老庆 这十几天老下雨，牲口棚南墙要倒，我看得找两根柱子顶一顶。

魏树元 上哪去找柱子？

彭老庆 实在找不着，得把那两头驴牵出来，要不，再一下雨，棚子要泡倒了，砸着驴可不是玩的。

魏树元 往哪牵？

彭老庆 咱研究研究嘛，看谁家有空房子先借用一下，收拾好牲口棚再牵回来。（想了想）我家里能拴一头。

（魏树元不语，彭老庆屈指数了数）黄三家，李老明家，大菊家……（最后看看魏树元）你看，再拴一头在你家怎么样？

魏树元 （猛抬头）我家，我家哪有地方？

彭老庆 你们原来做磨屋的那间不还空着吗？

魏树元 不行，我家有小孩，拴个驴在那里，要是踢着孩子怎么办？

彭老庆 （看看魏树元，思考地）要不，就另外找一家……（又数了数）别人家还真没有合适的地方哩！（问魏树元）我看就拴到你家去吧，那样照料也方便些。

魏树元 （摇摇头）别！

彭老庆 （喘了口粗气）对牲口连这么点情意都没有，还算什么饲养员！

魏树元 饲养员也没规定要把牲口往自己家里牵呀！

彭老庆 当然了，规定谁也没规定，可是，树元呀！（唱三曲）  
干活莫光靠规定，



咱們要有个自覺性，  
你我都不是算盤珠，  
絕不能撥一撥來才動一動。

魏樹元 （唱二曲）

我當然不能和你比，  
五好社員怎能不積極，  
身份不同說話也不一樣，  
咱倆的肩膀決不會一般齊。

彭老慶 （唱三曲）

你說這話沒道理，  
選五好本是大家提，  
只要你工作做得好，  
大家也會選上你。

魏樹元 （唱二曲）

生來沒長五好的命，  
我和五好沒有交情，  
作夢都想當五好啊，  
到時候，就是大家不贊成！